

J. KÖHLER

尼采的 最后一个梦

Nietzsches
letzter Traum

译林出版社
〔德国〕约阿希姆·克勒 著
刘海宁 译

登录号	183325
分类号	I516.45
种次号	013



尼采的最后一个梦

[德国] 约阿希姆·克勒 著 刘海宁 译

NIETZSCHES LETZTER TRAUM



石油大学 0194776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的最后一个梦 / (德) 克勒 (Köhler J.) 著; 刘海宁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5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Nietzsches letzter Traum
ISBN 7-80657-374-7

I. 尼... II. ①克... ②刘...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059 号

Copyright © 2000 by Karl Blessing Verlag, München within
Verlagsgruppe Bertelsmann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n Book &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10-2000-057号

书 名 尼采的最后一个梦
作 者 [德国] 约阿希姆·克勒
译 者 刘海宁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原文出版 Karl Blessing Verlag, München,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232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74-7/I·293
定 价 (精装本) 1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尼采是一个哲学家要探究的人物。

尼采是一个文学家要表现的人物。

德国作家约阿希姆·克勒的《尼采的最后一个梦》就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并以文学的方式再现尼采的后半生，并从中透射出尼采的哲学观、人生观、文学观和美学观。

尼采的后半生交织着现实和梦境。

在现实和梦境的不断交替中，他要打破梦境和现实的界线，要将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因为他是炸药，所以他发出了石破天惊的狂言；原先的上帝已经死了！二千年过去了，世上没有诞生一个新的上帝！

尼采本人在《人性，太人性了》一文中指出：“人的认识可以不断拓展，可以觉得自己是相当客观的，但是他最终得到的仅仅是他的生平。”因此要想理解尼采的哲学，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生平，因为他的哲学创作和内心的人生观是完全一体的。

尼采于一八四四年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五岁丧父，从此尼采生活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中，家中的女人们使尼采的家变成了一个清规戒律的道场。尼采在这种环境中变得听话，从不调皮，但是长到少年时，虔诚的尼采变得富于幻想，多愁善感，并且善于思索。像这种个性的男孩子很难和其他小伙伴玩得来。还在很小的时候，尼采就

已经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写诗,作曲,经常跃跃欲试地想要“创造点什么东西”。他酷爱音乐,音乐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小尼采就读的学校实行的是僧侣式的苦行禁欲般的教育,学生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小尼采虽然胸怀抱负,但是他早已习惯了要顺从和听话。不过也恰恰是这种教育使他逐渐产生了信仰危机,为成年后讨伐基督教打下了思想基础。

尼采在波恩开始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当时波恩大学在古典语言学方面享有盛名,因此他虽然酷爱音乐,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语言学,后来他对自己的选择有过一番回顾:“当时如果有一些偶然的外部因素的话,我说不定就会鼓起勇气学音乐了。”

在波恩大学上了三个学期后,他转学来到了莱比锡。在莱比锡大学,他首次发表了一些论文,很快在学术界有了名声。尼采在莱比锡接触到了叔本华的著作。叔本华的世界观深深地吸引着他。在这里,尼采认识了仰慕已久的瓦格纳。

一八六九年二月,尼采受聘前往巴塞尔大学担任副教授。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六岁。在巴塞尔,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有奥佛贝克教授。

在这段时间,尼采和瓦格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同一家人。他和这位三十一岁的音乐天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八七一年,尼采和传统的古代语言学决裂,发表了《悲剧的诞生》,并就此走上了哲学的道路。瓦格纳对他的这本书大加赞赏,但是尼采的同事们大多抱以沉默的态度,人们渐渐地不再把他看做有威望的语言学家,学生也不来听他的课了。这期间尼采完成了由四篇文章组成的《不合潮流的观察》,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甚至对瓦格纳提出了严

厉的批评。

一八七八年尼采发表格言集《人性，太人性了》，在书中再一次对瓦格纳发动攻击，两个人的关系真正破裂。

尼采此时已经疾病缠身，眼疾以及偏头痛不断地折磨着他，生活和世界也令他感到痛苦。人际交往方面的障碍常常给他带来麻烦，对人的苛求得罪了许多人。尼采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不得不经常到巴塞尔来，帮助他料理生活。

一八七九年，眼睛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他常常因偏头痛而呕吐，于是他向学校递交辞职申请。学校接受了他的辞职。从此，尼采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在旅行途中，他在瑞士的上恩亚丁的一座森林小屋里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活，平常主要的活动是阅读、写作和漫步。他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特点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主要是记录、格言警句和断片式的散文。虽然身体不好，痛苦也一直在折磨着他，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集录，涉及的领域相当宽泛，有宗教、道德、心理学、人类学、教育问题、瓦格纳的音乐等等。

尼采过的一直是一种孤独的生活。由于身体多病，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很孤独，根本算不上一个超人。生活和世界对他来讲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苦海，他真正的生活只存在于他的内心世界中。

在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两年中，尼采创作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书被后人视为尼采哲学创作的巅峰。尼采在这部著作中以诗歌的形式，构筑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内容充满了神秘的比喻。书中主要包含了“永恒的循环”的思想、“超人”的学说和他对“权力意志”的认识。尼采

把自己标榜为先知,认为世界即将产生由少数人组成的一代精英,他们拥有统治阶级的特权。尼采在创作这部著作时,体弱多病,怀才不遇,孤独,其成就不被世人所接受,但是他却在这部激情澎湃的书中大肆庆祝强者的胜利,全书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凡是对我稍微有点不尊重的人,我都希望他们痛苦、被抛弃、患病、受虐待和遭蔑视,我希望他们经历最深的自卑感、良心的自我谴责,感受被淘汰的痛苦。我丝毫不同情他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说是尼采证实自身的生命之作。

在精神崩溃前的最后几年中,尼采的生活虽然没有有什么特别的波澜,但是健康却每况愈下,苦海无边的心灵孤独愈演愈烈,神经越来越容易受到刺激。

一八八八年是他精神崩溃前的最后一年,他变得越来越怪僻,自我吹嘘已经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看啊,这人》具体地表现了他的自我颂扬。在书中,他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同时,他还对自己四十四年的人生作了一番总结,要让世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富有智慧,自己为什么这么聪明。

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他在都灵看见了一个养马人在残酷地虐待一匹马,精神顿时崩溃,他的朋友奥佛贝克教授赶来帮忙,把他送进了巴塞尔的精神病医院。一月中旬,母亲接他到耶拿。这次可以说是尼采的精神错乱的总暴发,在过去,他的精神错乱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因此不可能再恢复正常,一八九七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在魏玛负责照料尼采。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尼采去世。

尼采从外表看不引人注意,在和别人交往时一向彬彬有礼,但是他注重礼貌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感受。

他喜欢伪装自己,面具后面是他几乎永远不暴露的内心世界。他不愿意让人们知道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处于深渊之中。在内心深处,他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分享这个地方。在精神病没有发作的时候,他很少失去分寸,在冷静的面孔的掩饰下,人们很难注意到他的内心世界变得越来越孤独,自恋倾向日益严重。

尼采的思维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自己进行的,他毕生都在努力在思维中实现自我。他对人和自我的探寻如同探险。哲学在他看来是“探寻存在中所有陌生的东西和值得提问的东西”。在探寻自我的时候,他进入得越深,就越倾向于将自己的灵魂泛世界化,把它看成是“世界灵魂”。

尼采的身体患有多种疾病,这不仅限制了他和别人进行交往,有的时候甚至迫使他中断和别人交往。但是疾病在尼采的身上不仅仅是带有命运色彩的人生不幸,它们具有更深层的意义,疾病表现在尼采的身上反而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正是因为疾患,尼采才不得不退缩到自己的孤独之中。而作为一个诗意哲学家,他需要这种孤独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以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思维和创作。孤独是尼采人生的核心。没有孤独他反而痛苦,尼采后来曾经谈论过自己:“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人的言语不可能到达我的心灵。”

尼采特别强调个人孤独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有着健康和心理两个方面的痛苦成因。尼采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变化不定。他的身心状况和情绪经常会出现突变,精神状态也同样如此。这一方面和他居无定所、漂泊动荡的旅行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一旦形成了一种认识,或者说完成了一种认识,他就要从这个认识中逃脱出来。一旦

某种认识是他已经熟悉的,他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新的思想就会把他从原来的认识中拉出来,强迫他去认识全新的和陌生的东西,形成新的认识。对已经形成的认识,尼采的态度非常严厉:“你必须每天讨伐你自己!”

尼采一生都在漂泊,他是一个“漫游者”。在《人性,太人性了》中,他谈论过漫游者:“理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由的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一个漫游者。”然而这个毕生都在人生旅途中的漫游者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对他来讲,寻找路途和人在路途中就是他的目的。

尼采探索得最透彻和深刻的对象莫过于他自身谜一般的个性。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独白,他毕生的独白只有一个中心内容:探索自我。对他来讲,对各种秘密的探索归根结底就是为自我探索提供材料和启发。

尼采人格的另一个特点是紧张、分裂和不满。尼采具有多方面的才华,然而正是这些能力在他的内心中跃跃欲试,都想得到表现,彼此之间相互牵扯和抵制,形成了内心的紧张、分裂和不满。

尼采的性格从形成的开始起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强迫。他原本是一个火神,情感丰富,热情洋溢,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但受到了严谨的语言学的束缚。在学习语言学专业课时,他的奇思妙想的才华一直得不到发挥,他把这种压抑的感受作为深深的痛苦。

尼采把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行动者,一类是认知者。他认为行动者行事凭直觉和本能,这类人具有“统治者的天赋”,他们斗争,通过行动表现自己,他们将所有的欲望集中在一起,让它们服从于一个目标:表现力量。认知者则不一样,他们追求的不是将各种欲望集中在一起,而是尽可能广泛地发挥自己的欲望。“认知者有一把最长的梯子,沿着这

个梯子能下达到灵魂的最深处。认知者的灵魂拥有最广阔的天地,这个天地可以任他纵横,迷途和漫游;认知者的灵魂是自我逃逸的灵魂,也是在最大的圈子中自我超越的灵魂。”

而他自己的性格则具有极端对立的倾向,他既属于行动者,也属于认知者,这两种特性在尼采的性格中同时存在,它们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把握尼采的这种内心分裂对认识尼采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宗教和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去表现尼采,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尼采本人曾指出过,在父母身边时他非常虔诚,他觉得遵守基督教的教义与戒律和遵从自己的内心欲望一样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随着个人的发展,他越来越远离了那种平静、安宁的心态,他开始放弃了以上帝为偶像的教堂式的宗教信仰,于是上帝在他的观念中失去了生命力。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仍然涌动着渴望,这就是对遗失的偶像的渴望,因此在遗失的同时,他也开始了终身不渝的寻找,他要寻找已经遗失了的上帝的替代品。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尼采最终以为自己在极端的自我崇拜中找到了这个替代品。于是他的人格具有了两重性,自我分裂成两个完全对立的个性单元,一个是崇拜的自我,一个是被崇拜的自我,其中一个单元居统治地位,另一个单元居臣仆地位,只有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下,一个人才有可能既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于自己,又把自己感受为隶属于一种更高的力量。在牺牲了一部分自我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宗教性的狂热。他既需要上帝,又不得不否定上帝。这就是他的自身的矛盾所在。

在认识方面,尼采能感受到潜藏的和神秘的东西,挖掘出深处的东西,他的目光能洞察黑暗,在研究问题之前和之

后,他靠自己的直觉便能感觉出认识在哪些方面还不够完善。靠着这种特性,靠着这种特性所具有的力量,他有能力进行全面把握,看清事物的内在关联,而在感悟的过程中,灵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尼采来讲,灵感不仅是创作的源泉,也是快乐的源泉:

“只要一个人的内心中哪怕还有一点迷信,他就不得不接受这么一种观念:自己不过是一种超力量的肉身在世,或者说是它的喉舌,或者说是它的传播媒介。神谕的概念指的是这么一种状态:某种东西忽然之间变成了视觉和听觉可以感受到的东西,而且这种感受是非常有把握的和非常细腻的,它震撼了一个人内心最深处世界。它进入了这个人的听觉,但是他并不寻找声音的来源,就是说他接受了,却不过问是谁的馈赠。一种思想像闪电一样在脑海中闪现,它是必然的产物,没有任何犹豫,人是无法选择的。比如说我,我就从来没有选择过。一种陶醉感像闪电一样一下子浸透了我全部的身心,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张力,它最终会化作泪水,时而奔腾如滔滔江河,时而徐缓如涓涓细流。人由此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全身从上到下一直到脚尖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一系列刺激每一根神经末梢的震颤。在如此深深的幸福之中,痛苦,不论有多痛苦,忧伤,不论有多忧伤,都已经不再是幸福的对立面,而是幸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引发幸福的诱因,是绚丽多彩的七彩光中不可或缺的色彩。此时所发生的一切皆是无心而成,已经是你所奈何不得的,一种控制不住的感觉,一种非做不可的感觉,一种力量的感觉,一种神性的感觉,它们统统喷涌而出。无心而成的比喻,无意而成的象征,这才是最奇特的。此时所形成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最贴切的、最正确的、最简洁的。我可以在这里借用一句查拉图斯特拉的话,事

物看上去真像是自主地走上前来、自发地变成比喻的喻体。”

灵感突现，他的身心便会进入极乐的状态：“我的快乐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为什么快乐突如其来？是不是因为我又可以降临人间，来到我的朋友中间？查拉图斯特拉将再次发表如是说，将再次馈赠普天之下，将再次做其所挚爱之事。我按捺不住的爱情已经溢流成滚滚洪流，几经坎坷顺山势而下。高山无语，我的心灵在呐喊，痛苦犹如雷鸣，我的心灵在呼唤，我的呐喊，我的呼唤隆隆滚入峡谷。我一无所有，仅剩一张嘴，我是溪流从万丈悬崖滚滚坠落溅出的水花。我要像呼唤和欢呼那样，能漂洋过海，找到那座充满幸福和欢乐的岛屿，那里有我的朋友在栖居……”

尼采对彻底回答问题和最终解决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因为一旦问题彻底解决了，它和自己也就没有关系了，而尼采希望的是问题能永远存在下去，能不断地在心灵深处刺激自己。

因此，如果我们对尼采哲学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总结的话，我们便会发现，虽然尼采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在不断地变化，但他反复探讨的始终是这么几个核心问题：酒神精神、颓废的概念、不合时宜和天才崇拜。

“日神”和“酒神”这一对概念，尼采最早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后来发展成他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日神阿波罗象征着形式和严谨的秩序，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则象征破除一切形式的创造欲望。尼采认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不论是在古希腊的悲剧中，还是在瓦格纳的音乐剧中，都汇聚成了艺术的威力。日神和酒神这对概念也体现了尼采性格的两个对立面：严谨的理性主义和激情荡漾的生命意志。

关于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尼采提出了颓废的概念。他

认为,人就其存在的状态而言没有“被完全创造完毕”,他逃脱了原本规定好的动物存在形态,但是由于思维能力的形成而陷入分裂,因为他作为一个有思维能力的生物已经越来越远离他原本的根:“人是一根绳子,一头系在动物上,一头系在超人上,而这根绳子跨越的是深渊。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过渡,同时也是堕落。”

根据尼采的说教,有智慧的人由于他们具有过于细腻的思维,所以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没有力量,没有反抗能力,他们是病人,是颓废者。这类人必须根除掉!他为人类做出了新的设计:“新人”。新人也就是“主宰者”,他具有追求自由的本能和无所顾忌的“权力意志”,他有能力抛弃所有现存的道德观念,拒绝和蔑视软弱和谦卑,遵从自己的“主宰者的道德观”。

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尼采认为女人会瓦解男人的自尊心。男人应当对女人表现出公开的伤害、鄙视和蔑视,以此来表明男人在女人面前的独立性。因此在他的哲学思考里,在他谈到英雄、斗士、超人和权力意志时,他对女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伤害欲望。他强烈地排斥女性,就是为了用暴力的手段来挣脱女性的东西、外人的主宰、自身的软弱感和依赖感。

尼采一方面认为女性会令男人的自尊心解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女性是软弱的性别。他认为女人的软弱不仅仅意味着她们缺乏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在她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摆脱软弱、渴望强大的特殊的需求。“因为这个原因,女人在寻找强大,认为只有在自己的身外才存在强大,她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其实根本不存在强大和伟大的地方寻找强大和伟大,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她们却闭上了眼睛,也就是说她们已经做好准备自欺欺人。不仅对男人她们抱这

种态度,对宗教和伦理风俗也是这样。软弱的女人认为自己没有依靠就不可能独立站立起来,于是便把周围的物质性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统统变成自己的支撑物,她们根本不看这个支撑物究竟是什么,根本不去检查自己究竟倚靠在什么上面,最软弱的女人会把任何一个男人都推崇为上帝。”尼采认为,女性的这种软弱的特点导致了男人变成了力量和强大的化身。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笑辞人生走向灭亡的人。或许此时的尼采已经预感到自己将因为精神错乱而结束自己的一生,但是在他看来,精神错乱也是获得认识的一种途径。

《尼采的最后一个梦》虽然是一本小说,但是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小说以尼采患病时期和精神崩溃前后的生活和事件为主要线索,人物均为真实人物,他们的对话系根据对他们的思想和文字加工而成。只有在真实需要的前提下,作者才会离开真实。”

作者对尼采的生平和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做了有选择的处理,并进行了文学加工,因此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尼采的生平,而且还能认识尼采的人性和他的精神世界,对解读尼采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悲剧的诞生》、《自我批判的尝试》、《人性,太人性了》,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看啊,这人》有一定的帮助。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很强的把握能力、分析能力和领悟能力,他对尼采内容浩瀚的哲学著作有着准确和深刻的认识,对它们的思想内容有着准确的把握,他善于把哲学思想加工成情节,把它们同文学的场景融会在一起,通过外部的现象、事件、生活环境和过程进入尼采人格的内心层面。

约阿希姆·克勒的《尼采的最后一个梦》用文学的方式戏说了尼采的后半生和他的思想。而当戏说人生的主角不再用幻想,而是用生命真正经历了死亡的时候,尼采人生的幕布也就拉上了:“演出到此结束,超人死了。”

刘海宁

于二〇〇一年岁末

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经历的、目睹的、聆听的、猜疑的、希望的、甚至梦想的，总是不同寻常的事情。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如同特殊的事件和闪电，从他们的外部，从他们的上下左右击打着他们。或许他们本身就是雷暴，孕育了闪电。命运决定了他们注定要走上一条坎坷的道路，他们的人生道路时时电闪雷鸣，处处沟深壑险。总之，他们的人生是险恶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



序 幕

人生林林总总，皆非吾之所欲，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是值夜的更夫，看魂的守墓人，独自一人值守在死寂但充满死魂灵的山冈上。我守护着魂灵的棺槨。沉沉的棺盖下洋溢着凯旋的气氛：一个个已经超越了生命的魂灵正透过水晶的棺盖凝视着我。

——弗里德里希·尼采

魏玛，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个声音。

我听到有人在喊。

“弗里茨，我的宝贝弗里茨，”这是她在轻轻地呼唤，“快醒醒！”

但是她并不知道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醒过来了。她怎么可能知道呢？我装得非常像，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我的妹妹伊丽莎白，旁人都叫她伊丽，惟独我叫她喇嘛。喇嘛总是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把苹果削成片给我吃，一会儿又给我喂点什么管消化的茶水。这会儿她又想给我吃苹果片了。她总是以为我喜欢吃苹果。既然她